



## 陳錦慧

◎一九六五年生於臺中縣沙鹿鎮，排行老二，上有一兄，下有一弟一妹。國小畢業後，當過紡織廠的童工、美容院的學徒。二十歲結婚，育有一女兩子。一九九六年，先生收起豬肉攤生意，改至鳳農果菜市場賣冬瓜，後來染上喝酒、賭博的惡習，三年後病逝。二〇〇七年她受證成為慈濟委員，法號心慧。

## 倒吃甘蔗

陳金花

不管是寒冬或酷暑，每日清晨三、四點，天未亮，鳳農果菜市場已是人聲鼎沸，南高雄各地的菜販、自助餐店老闆和餐廳採購人員，都會開車到這裡採買當天新鮮的青菜、水果、肉品、鮮花等等。

一九九六年間，陳錦慧和先生鍾豐吉覺得殺生不好，於是將原本在高雄小港市場的豬肉攤生意結束，來到剛開幕不久的鳳農果菜市場賣冬瓜。

為了和同行搶生意，他們把價錢壓得很低，希望薄利多銷，不料卻因此得罪了同行。

這一天清晨，錦慧夫妻開車來到市場，遠遠地就看到三、五個人站在攤子旁邊議論紛紛；走近一看，攤子上的所有冬瓜，前一晚不知被誰拿刀子砍得爛兮兮的，豐吉氣得破口大罵，揚言一定要揪出兇手。

自從那天起，每天一到市場後，他便丟下錦慧一人看顧攤子、做生意，自己四處問人，追查肇事者；為了追查元兇，他在市場與人套交情，常常請人抽菸、喝酒，甚至和人賭博。結果不但查不出肇事者，自己反而沉迷於喝酒、賭博。錦慧只要看見先生喝得醉醺醺，無心做生意的樣子，就常氣得和他吵架。

「錦慧，妳先生又在那裡和人喝酒了。」旁邊賣高麗菜的李永昌手指著方向告訴錦慧。

「管他的，喝死算了。」錦慧嘴硬地說。

「你不去把他叫回來？」李永昌的口氣帶著幾分勸說。

錦慧無奈地聳聳肩說：「叫回來有什麼用，不到幾分鐘，他又會去喝啊！」

「這樣喝，會把身體弄壞的。」李永昌的太太歐小文也在旁邊關心。

豐吉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，錦慧根本不想理睬他，自顧自地拖地。他見太太不理不睬的模樣，心裡很不高興，搶下她手中的拖把，硬要她聽他說話，陪他聊天，可是錦慧不依，夫妻倆於是大吵了起來。

「妳好賤，賺幾個錢就這麼賤啊！」豐吉看見太太不肯陪他，諷刺地說。

錦慧不甘示弱，把拖把搶回來，一臉不悅地說：「每天就只知道喝酒、賭博。」

「我為了交際應酬，也是不得已的呀！」豐吉為自己辯解道。

「為了生意，交際應酬是不得已的，騙誰呀？」錦慧話一說完又繼續拖著地。

豐吉自知理虧，「喝個酒又不會怎樣。」他的語調平緩許多。

此時，錦慧停止拖地，抬起頭來，看著先生消瘦的模樣，走近他身旁說：「喝多了，可是會把身體弄壞的。還是少喝點吧！」

「放心啦！你沒看我長得這麼壯嗎？」豐吉把雙手舉高，做出超人的動作來。

### 婆媳關係惡劣

剛開始豐吉只是與人喝酒，偶爾小賭一下而已，但受到朋友的慫恿，慢慢地愈賭愈大，一夜輸掉十幾萬元是常有的事。二〇〇三年的某個夜晚，他輸掉一大筆錢後，心有不甘，想要翻本，於是又瞞著家人連續賭了幾天幾夜，沒想到這一賭，輸掉的錢像滾雪球般，越滾越大，短短幾天，賭債竟然高達兩百八十幾萬元。

為了躲避黑道兄弟討債，豐吉躲到山上的朋友家，讓錦慧獨自面對。



因為有兒女們的護持，成就了陳錦慧走入慈濟（上圖）。小港國中七月吉祥月的祈福會場，陳錦慧（左）在墾丁的大草原上，留下恩愛夫妻的身影（左圖）。



和謝雪貞師姊正在布置盆花。

黑道兄弟要不到錢又見不到豐吉，憤而離去，沒想到過了不久，他們驅車疾駛而來，氣憤地載來一桶屎尿逕往屋裡潑灑，頓時整個屋內臭氣難聞。這突如其來的舉動，驚嚇了家人，孩子們害怕地瑟縮在角落裡，不住地顫慄；錦慧流著眼淚，強忍著臭味，邊哭邊清洗地上的穢物。

錦慧一家人不勝其擾，這筆賭債最後由婆婆拿出積蓄來償還，但也因此加深婆婆對她的不諒解。

自此以後，只要婆婆看見豐吉每天生意不做，又喝酒又賭博，總怪罪他們是因為選在農曆七月市場攤位開張的關係，所以到處求神問卜，甚至將神像請回家中供奉祭祀；對錦慧這個媳婦，她也不假辭色。

「錦慧！豐吉人咧？」婆婆大聲地喊著錦慧。

錦慧從樓上走下來，沒好氣地回答：「不知死去兜位（哪位）？」

「妳連一個厝仔都顧不好，真正有夠慫慢（臺語愚笨之意）。」

「腳生在伊身上，伊袂走去兜位，我哪ㄟ知？」錦慧說完又補了一

句，「伊也是妳的囡啊！」

由於婆婆的怪罪和不諒解，錦慧在家常擺出一副臭臉，說話的口氣更是不佳，婆媳因此時常相互責難。雖然兩人常鬧得不愉快，幸好婆婆仍會幫她照顧年幼的三個孩子，讓她做生意時無後顧之憂。

### 甜蜜往事成追憶

某個深夜，錦慧洗完澡，孩子做完功課去睡覺後，她獨自一人翻著相簿，看到自己剛結婚時的幸福模樣。那時，她剛從臺中沙鹿鄉下嫁到高雄的小港區來，當時周圍環境還有許多稻田和甘蔗田。

年輕的豐吉在傳統市場賣豬肉，她則經營雜貨店，每天菸酒的出貨量很大，生意相當好。生活雖忙碌辛苦，可是一有空，先生會帶著她和三個孩子到附近走走，看看綠油油的稻田、青翠的樹木，一天的辛勞就會像雲霧散開一樣，消失無蹤。

尤其在每年十一月到來年的二、三月左右，小港糖廠總會飄散出陣陣甜蜜的糖味，錦慧常會感覺日子也像糖一般，甜蜜蜜地……她翻看著一張張以前的照片，不知不覺嘴角漾起了笑意。

正當沉浸在昔日的甜蜜時，突然看見豐吉又喝得爛醉踏入家門，她劈頭就罵：「你又和誰喝酒了？」

「我和誰喝酒關妳什麼事？」他見妻子沒好聲色，也很不高興。

錦慧突然衝口而出說：「我要離婚。」

「要離婚？」他一臉錯愕，沒想到太太會提出離婚的要求，瞬間酒意醒了一半。

「孩子我來扶養，鳳農市場的攤子我要，房子、車子我都不要，都給你。」她提出離婚條件。

「好，隨便妳。」豐吉賭氣地答應了。

隔天，豐吉將他們夫妻倆要離婚的事告訴婆婆；婆婆不答應，她認為

市場的攤子是她出錢買的，不願平白給錦慧。可是，錦慧覺得自己沒有謀生能力，若沒有這個攤子，將無法獨力扶養孩子，最終離婚的事也就不了之，日子依舊過得很暗淡。

眼看豐吉天天喝酒賭博，屢勸不聽，婚又離不成，她乾脆就不管他。但是每天在市場裡，總有一些關心的好朋友會來告訴她：「妳先生又在那裡喝酒了。」「聽說豐吉昨晚和人賭博，輸了不少。」……每次聽到這些話，總讓她的心情往下沉，說話的語氣也就不怎麼好。

有些男客人知道豐吉經常不在，偶爾會在言語上占她便宜或戲弄她，這時錦慧會不自覺地像刺蝟一樣，張開身上的刺來防衛自己。做生意時，宛若一個女強人，可是每當夜深人靜，獨自一人時，她卻常常默默地哭泣，覺得自己很孤獨、很無助。

沒有太太在旁邊嘮叨，豐吉喝得更兇、賭得更大，常常一連幾天不回家。二〇〇四年夏季的某個中午，錦慧做完生意，回到家時，看見豐吉沒

出門，也沒喝酒，躺在床上好像很不舒服的樣子，於是陪他到醫院檢查。

### 病魔來襲

經過醫生仔細檢查，確定豐吉罹患猛爆型肝炎。住院期間，他因腹部積水，常吃不下也睡不好，脾氣非常暴躁，動不動就對家人發怒，連醫生、護士也常是他生氣的對象。醫生告訴錦慧：「罹患肝病的人會常發脾氣，妳要多包容他。」

為了不讓市場的人知道豐吉的病，錦慧照樣每天到市場做生意，中午結束工作後才趕到醫院照顧他。隔天凌晨三、四點再去做生意，雖然辛苦，但能看到先生在身旁，她心中竟感到踏實許多。

在豐吉病重時，大兒子耀宗正面臨高中入學測驗，錦慧在昏迷的先生耳畔說著：「這兩天兒子要參加入學測驗，拜託你等等他。」錦慧陪大兒子考完入學測驗後，才剛踏進病房沒多久，豐吉就撒手人寰了。

錦慧心疼豐吉從發病、住院到往生，僅僅二十幾天，這樣的結果，讓她措手不及。

處理完先生的後事，錦慧又回到生意場上，絕口不提先生病逝的事實；同行或客人略有所聞，並向她求證時，她一概加以否認，在她強勢的背後，其實是害怕別人會欺負她這個沒有先生的寡婦。

時常關心她的慈濟志工歐小文，有一天，趁著沒客人時，悄聲地詢問錦慧：「聽說，豐吉人走了？」一時之間，錦慧整個人不知所措，眼淚像潰堤一樣，撲簌簌地掉下來，過了一會兒，心裡稍微平靜些後，才告訴歐小文實情。

歐小文和李永昌夫婦從此特別關心錦慧，常常找她聊天，讓她心中的苦楚有地方宣洩，也邀請她加入慈濟會員，並帶她到鳳山環保站做環保。因為有好朋友的陪伴與關懷，做環保又對社會能有所貢獻，讓錦慧覺得人生有意義多了。

## 有意義的人生

二〇〇四年底，南亞發生大海嘯，死傷慘重，慈濟發動賑災募款活動，歐小文夫婦邀請錦慧一起上街頭去募款，他們看錦慧樂於付出，鼓勵她參加委員培訓課程。

在參加培訓期間，常常週六、日要上各種課程，而且因場地關係，必須到臺南靜思堂上課。她一大早先去市場把冬瓜、番茄等蔬果準備好，等到七點多大女兒明芬和大兒子耀宗來接手，她便馬上開車到臺南上課。

由於有證嚴上人法語的滋潤和資深委員的陪伴，她卸下偽裝的刺蝟外衣，不再是個生意場上的女強人，由脾氣火爆的惡媳婦，化身為溫和柔順的小女人，更是明理的好媽媽、孝順的好媳婦。

一切因緣成熟，錦慧終於在二〇〇七年受證成為慈濟委員。受證後的她，跟著資深委員林金貴參加人文真善美的空間布置組，學習「靜思花

道」和舞臺布置，也到海巡署舉辦愛灑活動。每當她感到徬徨無助時，便收看大愛電視臺，看到證嚴上人的身軀柔弱卻流露堅定的眼神，彷彿一股力量注入她的體內，整個人既平靜又安詳。上人的「靜思語」：「信心、毅力、勇氣三者具備，則天下沒有做不成的事。」每每在她身心困頓時，提醒她要有駱駝的耐力和獅子的勇猛心。

這一天，錦慧和林金貴到旗津的海巡署辦完愛灑活動回來，天色已晚。她倒了一杯茶，站在窗邊，望著滿天星斗，回想著前塵往事。婚姻路上，一路走來顛簸，從生兒育女、經營事業，到先生的頹靡……到如今生活踏實，此刻，錦慧彷彿又聞到了一陣甜蜜的糖味，宛若倒吃甘蔗，愈來愈甘甜，愈來愈有滋味。